



【如是我闻】

郑重的故乡情

□李怀宇

知名报人、作家郑重先生今年九十岁，依然神清气爽。《九十自述：我就是个乡下人》2010年草于南非约翰内斯堡，2023年11月补充修改于海上梧桐人家。这本书回忆童年在家乡的故事，与五卷本《郑重其事》日记互读，几乎可视作完整的郑重一生回忆录。

郑重原名郑明昭，1935年出生于安徽省宿县大郑家村。村里既没有名门望族，也没有书香门第，是一个没有文字历史的村落。1950年，郑重小学毕业后即负篋求学。七十年后，郑重读了几本名家回忆录，多是八十岁以后之作。郑重想：“人到了晚年，才能品评青少年时代诸事的滋味。不过他们都出身名门，名家写名村名人名事，我们村没有读书人，更没有名人，因之也没有名人居处‘轩’‘斋’‘堂’等风雅韵事，所以像我这样出身普通农民家庭的人，不敢效法他们。但村野之人不妨用村言村语写村人村事，也就是乡下人写乡下事，这样从中找到我的灵魂，看看这样的乡村，给我的灵魂注入了什么。”

郑重的家乡处于两河之间，北有黄河，南有淮河。他生长的淮北大平原，既无隐隐青山，也无长流的绿水，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。举目望去，在遥远的地方，大平原和蓝天连在一起，天空就像一个锅盖，把众生罩在下面。乡音铸入灵魂之中，相伴终生。郑重在上海生活了近七十年，说的仍是宿县话，朋友为他刻了一方印章：“宿州郑重乡音未改。”宿县地理位于南方和北方之间，地方语言也有“不南不北”的风格。郑重到南方，人家听他讲话，认为他是北方人；他到了北京，京城的人又会说他南方人。

在乡下，郑重见到村里有些老人还留着辫子。等他渐渐长大了，问过一些还留有小辫子的老人：留小辫子和清朝皇帝的关系。他们的回答是：我们留小辫子皇帝什么事？想留就留，想剃就剃。郑重后来思考：“这就能像农民说的‘天高皇帝远’吧。”

村里有土地庙。土地爷是掌管土地之神，正像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的灶王爷一样，在人们的心理上有一种威慑力量。土地爷是地方神，保一方平安。灶王爷是家神，保一家平安。郑重开始读书时，他母亲就到土地庙向土地爷许了愿：等我儿子会写字时，每年给你写一副对子。等到郑重能写字时，母亲真的买了红纸，郑重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土地庙门的两侧。母亲很高兴。

大郑家村地处江淮之间，气候是下雨就涝，不下雨就旱。夏天多雨，久雨成灾，乡下人在久雨时用“扫天婆”扫天，大旱时又要向龙王爷求雨，扫天与求雨两种民俗同时存在。郑重的祖母用麦秆扎成草人，再给它穿戴上漂亮衣帽，穿上细线，拴在高梁秆上，然后插在屋檐下，它就在风中雨中左右转动，称之为“扫天婆”，希望它能扫散天上的乌云，不再下雨。诗人痖弦（1932—2024）在《痖弦回忆录》中也记录了家乡相似的民俗。郑重与痖弦同属一个时代，安徽宿州与河南安阳的风俗相近，可见历史悠久，而且比较普遍。

当年在乡下，村民依然使用石槽、石碾、石磨、石臼等石器。郑重说：“历史的发展是很有惰性的，如果没有战争或改革，变化很慢。乡村的石器可以沿用几千年没有变化……可是到了2016年，我带着孙女沐蕙回来探亲，她说自己长到二十二岁了，还没有到过故乡，要回老家看看。到了那里，她对什么都感到新鲜，在我家老屋门前的草丛中，看到了那些石碾、石磨、石槽都静静地埋在草丛中，她扒开草丛，兴奋地

拍照留念，但她不知道这些故事，石器成为历史陈迹。”

郑重的父亲是不识字的农民。祖母去世时，父亲才五十岁出头，已经留起须髯，后来成为飘在胸前的长髯。等到郑重的儿子海歌结婚时，老人家从家乡来到上海，参加了婚宴。鉴定家、画家谢稚柳是郑海歌和顾向红的证婚人，远远地看到郑重的父亲，问那位白胡子老人是谁？郑重说：“是我父亲。”谢稚柳说：“你父亲不是农民吗？”郑重说：“是啊。”谢稚柳说：“不得了啊，一身仙气。”

在郑重四岁时，他遭到土匪的绑票。原来土匪的目标是村里首富的儿子，结果忙乱之中拉错了人，竟把郑重绑票了，最后让郑重的邻居来把他接回去。郑重回忆了这件事后说：“当土匪的原因很多，其中一个重要的是吃饭问题。研究一下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起因，最早多是这样的基础，后来队伍壮大了，有了一些有文化的人参加，才有了政治诉求，才有了政治纲领，但农民起义的领袖还是离不开造反夺权当皇帝这样的怪圈。”

秋收以后，农民比较清闲。晚上聊天，老西大爷给郑重讲一些天上星星的故事。大平原的上空水气少，秋天的夜空特别明亮，但见一颗颗星星：南斗六星，北斗七星、太白金星、银河，牛郎星、织女星。还有歌谣如“勺子星、巴子星，谁能数七遍，一辈子不腰疼”。2010年，郑重夫妻到南非探亲，一天晚上，在一家农场旅馆外散步，妻子武仲英突然惊叫起来：“你看天空多少星星！”到上海过了几十年，都没有见过那样多的星星。她很激动，久久不愿进屋入睡，和郑重一起回忆大平原秋天的夜空。夫妻都觉得星空给人以遐想，有些浪漫的色彩，他们都留恋少时乡村的星空，心也似乎系在高高的星空中。

郑重先读了两年私塾。双庙有了小学，郑重才进了洋学堂，算是正规念书了。双庙里还有和尚，老和尚叫神悟，两个小和尚，大的叫慧明，小的叫慧心。小和尚的年龄和郑重差不多。神悟除了是双庙的住持，还是苏庙及大店南八里几个庙的住持。他有妻子，家在八里那边，他就经常住在八里不大到双庙来了。郑重小时候看到的情形，和汪曾祺（1920—1997）小说《受戒》所描写的故事何其相似。汪曾祺小时候在家乡高邮所见所闻，与郑重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小学之后，郑重告别了普通的乡村大郑家。进县城读书，就完全离开了农村。高中毕业后，郑重考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，毕业后进入文汇报社，从事新闻工作，那是更为精彩的故事，《郑重其事》中有详尽的记录。风雨苍黄七十年，郑重觉得自己骨子里还是农民。

在郑重少年时，无论什么农活，父亲都让他参与，做好了不表扬，做不好也不责怪。在父亲的心里，即使不能把郑重培养成念书的人，也要把他培养成种地的好手。后来，郑重读了陶渊明的诗，更加回忆和留恋田园生活。陶渊明所写的乡村，“带月荷锄归”“举酒话桑麻”的乡村生活，对农民来说是习以为常之事。郑重觉得农民都是陶渊明，他少年时过的也是陶渊明式的生活。父亲不识字，更不会作诗，但喜欢陶渊明的诗，经常要郑重讲一些陶渊明的故事和诗。

田园生活的情趣一直在郑重心里，也曾想过“胡不归去”。乡愁久久萦绕，到了晚年，郑重禁不住提笔，写下《九十自述：我就是个乡下人》。这时候，他的儿子定居美国，他的女儿定居英国，而他夫妻入住上海的养老院。天涯住久，乡音未改，此心安处便是家。

□梁文君

自来水抢修地点离停放的抢修车有一段距离，这中间有一处老宅，被河塘三面围绕。我路过时隐约听到好像有神秘的声音从里面传来，好奇心驱使我脱离了抢修队伍，拐进了这条临河傍屋的小路。岸边竹林相依，河水水葫芦漂荡，路面有暴露的树根。令人没有想到的是，一场意外的救援正在等着我。

眼前保存还算完整的老建筑，颇似我家宅子旧时模样。我仔细打量着，油然而生出一种回家的感觉。

那种声音再一次响起，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凭听觉，这里离出声地点还有一点距离。环顾四周，没有人。一股莫名的担忧，涌上心头。

透过竹木缝隙，看到原本应该平静的水面，泛着波浪，波纹不断从远处朝这边涌过来。继续往前走，声音清晰起来，竟是呼救声。一位老太太在水中间，不断挣扎，朝向河岸，头颈部露出水面，双手伸向岸边的桃树枝，但就是够不着，深深的淤泥又固定了她的双脚，可以想象这时的她有多绝望。

当我们目光相接的瞬间，老太太如释重负地放松了下来。那眼神，怎么看着有点像我的母亲。

不由想起了小时候，母亲在水埠头洗衣服，我在旁边玩水，一不小心，滑进了深水区。在沉下去的那一刻，我想到了喊妈妈，但是除了“咕嘟咕嘟”猛灌河水外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意识到自己快要被淹死了，我本能地将双手拼命举起，盼望着妈妈早点看到……

时间不容我作过多的考虑。儿时落水的阴影，让我不敢贸然下水，只能趴在斜伸出河面的一棵桃树上，尽量把手伸向老太太。

原来这位老太太在这里种了蔬菜，刚才，一个趔趄，失了重心，眼见得自己慢慢滑进河里。

这地方，住的人少，经过的人更少，况且竹林也有很好的隔音效果，所以老太太的呼救，起不到多大的作用。

我把手努力前伸，终于够到老太太的手。我感觉像是握到了母亲的手。几十年前，是在水埠头洗衣服的母亲，握住了我的手，给了我重生的机会。

我紧紧拉住老太太的手，将她向岸边拖，可是老太太不懂得配合。那一刻，自以为四肢发达，身体健硕的我，有了挫败感。她的羽绒服，泡水太久，撑得很大。在水中，倒不觉着什么，可到了上岸那会儿，拉手又怕她伤筋动骨，只得扯住她衣服。屏住呼吸，身体后倾，我拼尽了全身力气，将她往岸上拉。好不容易上了岸，累得我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就像儿时的我，刚被母亲拉出水面，贪婪地张大嘴巴呼吸。

不多久，老太太心绪平稳了，很热情，一定要留我吃饭。我笑着回绝了，但这样的话，很是受用，心头又是一暖。

老太太换衣离去，我赶去工作。这短暂的交集，是生命相遇的温暖，也是善良传递的契机。

【逆旅拾光】

开个小差之后